

收稿日期:2022-12-02

论文字分蘖生义与辞书编纂^①

项乙朋,黎千驹

(成都文理学院 文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0)

摘要:文字分蘖生义是指合体字中不同的文字构件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其中某个文字构件除了与其它文字构件组合而共同表示某个意义,又单独表示另外的意义。由文字分蘖而产生的意义叫“分蘖义”。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有助于辞书编纂,这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有助于分辨字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有助于掌握多义字纷繁的字义系统等方面。

关键词:文字;分蘖生义;类型;辞书

中图分类号: H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3)03-0086-08

作者简介:项乙朋(1985—),男,湖北黄冈人,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文字学研究;黎千驹(1957—),男,湖南长沙人,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3.041

文字分蘖生义是指合体字中不同的文字构件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其中某个文字构件除了与其它文字构件组合而共同表示某个意义,又单独表示另外的意义。这样就使得某个文字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并且这些意义之间互不关联,互不统属,即不是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这种在同一个合体字中由不同的文字构件产生出不同意义的现象,就好像某些植物的分蘖,即植物发育时在幼苗靠近土壤部分生出分枝,因此,我们称之为“文字分蘖生义”,由此产生的意义叫“分蘖义”。从汉字形体结构的角度可将文字分蘖生义分为会意字的分蘖生义和形声字的分蘖生义两种类型。

一、会意字的分蘖生义举隅

会意字(含会意兼形声字)的分蘖生义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乙义;第二,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第三,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

^① 本文为成都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字学教学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分别由不同的形符表示;第四,会意字的本义由一个形符表示,乙义则由另一个形符表示。限于篇幅,每类只举一个字为例。

例 1:庸

“庸”的本义是“用;采用”。《说文》:“庸,用也。从用,从庚。”^{[1]455}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庚犹续也。事可施行谓之用,行而有继谓之庸。”^{[2]10}这个意义是由形符“用”与“庚”组合而共同表示的。《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然而,“庸”又具有“更替;改变”义。这个意义与“庸”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庚”。《说文》:“庚,更事也。”^{[1]455}可见“庚”具有“更替;改变”义。《释名·释天》:“庚,犹更也。”^{[8]14}“庸”字从庚,因此,“庸”也具有“更替;改变”义。《方言》卷三:“庸,代也。”^[4]《广韵·钟韵》:“庸,易也。”^{[5]8}《汉书·食货志上》:“教民相与庸挽犁。”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四》:“庸者,更也,迭也,代也……庸挽犁者,犹言更挽犁、代挽犁也。”^{[6]37}

此类会意字的特点是:会意字的本义是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的,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乙义,并且乙义与本义没有关联,它是从整个字形中分蘖而产生出的意义。

例 2:委

“委”的本义是“顺从;听任”。《说文》:“委,委随也。从女,从禾。”^{[1]1765}徐铉曰:“委,曲也。取其禾谷垂穗委曲之貌,故从禾。”^{[1]1765}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委盖妇女委婉逊顺之义,故从女。”^[7]这个意义是由形符“女”与“禾”组合而共同表示的。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曷不委心任去留。”

然而,“委”又具有“垂;垂下”义。这个意义与“委”的本义无关,而是与其形符“禾”相关联。这是“取其禾谷垂穗委曲之貌”的词义特征,可见,“禾”由像禾谷垂穗之形而具有“垂;垂下”之义。“委”字从禾,因此“委”也具有“垂;垂下”义。《吕氏春秋·察贤》:“尧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

“委”还具有“积聚”义。这个意义既与“委”的本义无关,也与“委”的“垂;垂下”义无关,但也与其形符“禾”相关联。从禾之字有的具有“积聚”义。《说文》:“積(积),聚也。从禾,责声。”^{[1]959}段玉裁注:“禾与粟皆得称积。”^{[8]325}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禾谷之聚曰积。”“委”字从禾,因此“委”也具有“积聚”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委,按本训积也。”^{[2]565}扬雄《甘泉赋》:“候暗蒿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委”与“积”可同义连用,《孙子兵法·军争》:“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此类会意字的特点是: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而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这两个以上的意义之间并无关联,并且与本义也没有关联,它们都是从整个字形中分蘖而产生出的意义。

例 3:詹

“詹”的本义是“多言”,即“话多”。《说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厂。”^{[1]160}“詹”字从厂,表示从人在厂上,《说文》:“厂,仰也,从人在厂上。”^{[1]1280}其中的“厂”像陡峭的崖壁,本义为山崖,《说文》:“厂,山石之厓岩,人可居。象形。”^{[1]1797}从八,表示喊叫之时嘴里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八”作为文字构件时,有的字具有“象气之分散”之义。例如《说文》:“尔,词之必然也。从人丨八。八象气之分散。”^{[1]159}“曾,词之舒也。从八,从曰。”^{[1]159}段玉裁注:“从八,亦象气之分散。”^{[8]49}杨树达先生说:“从八者,谓口气穿天窗上出而分散,故为语之舒也。”^{[9]180}由此可见,“詹”字从言,从八,从厂,意思是一人在厂上,即形符构件“厂”,而厂下之人对着厂上之人喋喋不休地喊叫诸如

“危险”“小心”之类的话语,并且喊叫时嘴里还散发出气来,即形符构件“言”和“八”。因此“詹”的本义是“多言”。这个意义是由形符“言”“八”和“尸”组合而共同表示的。《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成玄英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词费也。”^{[10]52}这个意义后来写作“谵”,《玉篇·言部》:“谵,多言也。”^{[11]43}

然而,“詹”又具有“向下看”和“向上看;向前看”义,这两个意义分别来源于“詹”字的不同形符。“詹”字从尸,表示在厂上之人由上向下看因“言”而口中出气(即“八”)之人,因此“詹”具有“向下看”之义;“詹”字从言,从八,表示在厂下之人对着厂上之人喋喋不休地喊叫时,须仰望着在厂上之人,因此“詹”具有“向上看;向前看”义。《诗·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朱熹《诗集传》:“詹,与瞻同。”^{[12]226}这个意义的“詹”后来写作“瞻”。《说文》:“瞻,临视也。从目,詹声。”^{[1]469}

“詹”还具有“恐惧;忧惧”义,这来源于形符“尸”,“尸”乃“危”之本字。杨树达先生说:“尸者,安危之危初字也。”^{[9]197}《说文》:“危,在高而惧也。从尸,人在厓上,自尸止之。”^{[1]1282}“危”的本义是“高”,《庄子·盗跖》:“使子路去其危冠。”陆德明释文:“危冠,李云:‘危,高也。’”^{[13]1567}人站立于高处则难免心生恐惧,因此,“危”引申为“恐惧;忧惧”。《尚书·汤誓》:“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詹”字从尸,因此,“詹”也有“恐惧;忧惧”义。梅尧臣《泊寿春龙潭上夜半黑风破一舟》:“詹惶俟天明,顷刻抵岁遐。”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檐”。《楚辞·九辩》:“心烦檐兮忘食事,顾一见兮道余意。”洪兴祖补注:“檐,忧也。”^{[14]181}

此类会意字的特点是: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分别由不同的形符表示,这两个以上的意义之间并无关联,与本义也没有关联,它们都是从整个字形中分彙而产生出的意义。

例4:孛

“孛”的本义是“草木茂盛的样子”。《说文》:“孛,彘也。从束;人色也,从子。”^{[1]832}“孛”字从束,而“束”的本义是“草木茂盛的样子”,因此,“孛”表示“草木茂盛的样子”。“孛”字又从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子,人也。”^{[15]122}《说文》:“孛,人色也,从子。《论语》曰:‘色孛如也。’”这是说“孛”的“人容色变化”义来源于形符“子”,并引《论语》“色孛如也”来证明该义。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勃”。王筠《说文释例》对此字阐释甚明:“‘孛’下云彘也。从束。此一义也。……人色也,从子。此又一义也,起下所引《论语》也。两义相对立文,不复牵合为一。”^{[16]172}

此类会意字的特点是:它突破了会意字表义的常规,即会意字的意义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符构件的意义组合而共同表示的;此类会意字的本义则并非由两个形符构件组合共同表示,而是由其中一个形符表示,乙义则由另一个形符表示。这两个意义之间并无关联,它们是从整个字形中的不同形符分彙而产生出的意义。

二、形声字的分彙生义举隅

形声字的分彙生义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第二,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第三,形声字的本义由形符单独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

我们所说的“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是指此类形声字的形符不能单独表示字义,只能表示字义的类属或关联,而表示读音的声符,同时具有区别字义的功能。例如:“江”与“河”皆从水,这只能表示它们都属于水类,而形符“水”不能单独表示“江”与“河”的意义,它们分别与声符“工”和“可”组合之后,才能显示出意义。如果没有声符的区别功能,而仅仅依据形符“水”,则不可能

知道“江”与“河”字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限于篇幅,每类也只举一个字为例。

例 1:瑰

“瑰”的本义是“美玉;美石”。《说文·人部》:“瑰,玫瑰。从玉,鬼声。”^{[1]54}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玉”相关联。《诗·秦风·渭阳》:“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孔颖达疏:“瑰是美石之名也。”^{[17]374}

然而,“瑰”又具有“大;壮伟”义。这个意义与“瑰”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鬼”。声符为“鬼”之字有的具有“大;壮伟”义。例如《说文》:“嵬,高不平也。从山,鬼声。”^{[11]252}“傀,伟也。从人,鬼声。”^{[1]1071}“瑰”字声符为“鬼”,因此“瑰”也具有“大;壮伟”义。司马相如《长门赋》:“施瑰木之榑栌兮,委参差以糠梁。”

此类形声字的特点是: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并且乙义与本义没有关联,它是声符从整个字形中分蘖而产生出的意义。

例 2:陵

“陵”的本义是“大土山”。《说文》:“陵,大阜也。从阜,夔声。”^{[1]2086}《释名·释山》:“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大阜曰陵。陵,隆也,体隆高也。”^{[8]28}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阜”相关联。《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

然而,“陵”又具有“超过;经过”义。这个意义与“陵”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夔”。《说文》:“夔,越也。”^{[1]727}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越,超越也。”^{[15]103}段玉裁注:“凡夔越字当作此,今字或作凌,或作凌,而夔废矣。《檀弓》:‘丧事虽遽,不陵节。’郑曰:‘陵,躐也。’躐与越义同。”^{[8]232}“陵”字声符为“夔”,因此,“陵”也具有“超过;经过”义。

“陵”还具有“侵犯;欺侮”义。这个意义也是来源于其声符“夔”。《广韵·蒸韵》:“陵,犯也,侮也,侵也。”^{[5]5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广韵》陵下云‘犯也,侮也,侵也。’皆夔义之引申,今字概作陵矣。”^{[8]232}“陵”字声符为“夔”,因此,“陵”也具有“侵犯;欺侮”义。《战国策·燕策三》:“然则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

此类形声字的特点是: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这两个以上的意义之间并无关联,并且与本义也没有关联,它们都是声符从整个字形中分蘖而产生出的意义。

例 3:端

“端”的本义是“直;正”,跟“弯曲”“偏斜”相对。《说文》:“端,直也。从立,耑声。”^{[1]1432}《广雅·释诂一》:“端,正也。”^{[18]19}这个意义来源于其形符“立”。“立”的本义是“站立”。《说文》:“立,住也。”^{[1]1431}引申为“竖立;竖起”。《尚书·牧誓》:“比尔干,立尔矛。”“竖立”即“直立”,“端”字从“立”,因此“端”也具有“直;正”义。《孟子·离娄下》:“夫尹公之他,端人也。”

然而,“端”又具有“顶端”义。这个意义与“端”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耑”。《说文》:“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1]984}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题犹额也,端也。古发端之耑直如此而已。”^{[15]147}段玉裁注:“题者,额也。人体额为最上,物之初见即其额也。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耑废,乃多用耑为专矣。”^{[8]336}《玉篇·耑部》:“耑,今为端。”^{[11]131}“端”字的声符为“耑”,因此“端”也具有“顶端”义。《韩诗外传》卷七:“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

此类形声字的特点是:形声字的本义由形符单独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这两个意义之间并无关联,它们分别是整个字形中的形符或声符分蘖而产生出的意义。

三、文字分蘖生义理论在辞书编纂中的价值

文字分蘖生义理论在辞书编纂中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有助于分辨字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有助于掌握多义字纷繁的字义系统。

(一)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

一般而言,汉字的意义包括本义、引申义和通假义。随着对汉字结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某个汉字具有某义,但这个意义既非本义,也非引申义或假借义。那么,这个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其得义的理据又何在?

有的学者对此类义项曲为之说而视为引申义。例如:“昌”的本义是“美善;正当”。《说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诗》曰:‘东方昌矣。’”^{[1]911}“昌”字从日从曰,意谓言辞之美如日光之明,可见“美言”义是由形符“日”与“曰”组合而共同表示的。《尚书·皋陶谟》:“禹拜昌言曰:‘俞!’”孔传:“以皋陶言为当,故拜受而然之。”孔颖达疏:“禹乃拜受其当理之言。”^{[19]138}所谓“昌言”,就是“善言;正当的言论”,因此,“昌”即“美善;正当”。

然而,“昌”又具有“明;光明”义。段玉裁注:“盖昌之本义训美言,引申之为凡光盛之称,则亦有训为日光者。”^{[8]306}何金松先生这样解释“昌”字的意义:“日初出时,奴隶主的狗腿子大声呼喝奴隶们起床,态度凶狠,故昌字引申为猖狂。……呼喊起床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天色明亮,故昌字引申出明亮义。”^[20]其实这个意义与“昌”的本义无关,即从本义“美善;正当”义引申不出“明;光明”义,也并非如何金松先生对“昌”字所作的解释,而是来源于其形符“日”。王筠《说文释例》:“字从日者,乃譬况之义,犹今言‘日光玉洁’矣。”^{[16]451}《广雅·释言》:“昌,光也。”^{[19]411}《玉篇·日部》:“昌,明也。”^{[11]95}

综上所述,对于某些文字中本义之外的某个或某些义项,如果我们仅仅依据文字学中通常所说的本义和引申义的理论去解释其字义产生的缘由和得义的理据,则往往失之穿凿。如果我们运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来分析多义字中的某个或某些义项产生的缘由和得义的理据,则可涣然冰释。上文所举会意字“庸”之“更替;改变”义,“委”之“垂;垂下”与“积聚”义,“詹”之“向下看”“向上或向前看”“恐惧;忧惧”义,“孛”之“草木茂盛的样子”与“人容色变化”义;形声字“瑰”之“大;壮伟”义,“陵”之“超过;经过”与“侵犯;欺侮”义,“端”之“直;正”与“顶端”义等,皆是运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来探究这些意义产生的缘由和得义的理据。由此可见,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从而有助于辞书编纂。

(二)有助于分辨字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

上文已言,汉字的意义不但包括本义、引申义和通假义,还应包括分蘖义。由于分蘖义与本义并无关联,于是有的学者便滥用通假而将之视为通假义。这种现象在辞书编纂中屡见不鲜。例如:“怨”的本义是“怨恨;仇恨”。《说文》:“怨,恚也。从心,夨声。”^{[1]1469}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心”相关联。然而,“怨”又具有“蓄积”义。这个意义是怎么产生的呢?“苑”的本义是“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说文》:“苑,所以养禽兽也。从艸(艹),夨声。”^{[1]129}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艸(艹)”相关联。然而,“苑”又具有“蓄积”义。这个意义是怎么产生的呢?请看相关辞书的解释。

《汉语大字典》:

“怨”字条:(二)yùn^②通“蕴”。蓄积。^{[21]954}

“苑”字条:(四)yùn通“蕴”。积聚;郁结。^{[21]3195}

《汉语大词典》:

“怨”字条:怨²[yùn]通“蕴”。蕴藏,蓄积。^{[22]4256}

“苑”字条:苑²[yùn,又读yù]积聚;郁积。《礼记·礼运》:“故事大积焉而不苑。”郑玄注:“苑,积也。”^{[22]5452}

《简明古汉语字典(修订本)》:

“怨”字条:(二)yùn通“蕴”。积聚;蓄藏。^{[23]1057}

“苑”字条:(二)yù通“郁”。郁积。^{[23]1057}

《古代汉语字典》:

“怨”字条:④通“蕴”。蕴积,积蓄。^{[24]1011}

“苑”字条:⊖yūn④郁结。^{[24]1011}

按,上述辞书大多将“怨”和“苑”的“蕴积;郁结”义视为通假义,通“蕴”。其实“怨”和“苑”的“蕴积;郁结”义皆来源于其声符“夨”。声符为“夨”之字有的具有“蕴积;郁结”义,“怨”和“苑”字声符皆为“夨”,因此“怨”和“苑”皆具有“蕴积;郁结”义。如果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来解释则是:“怨”和“苑”的本义皆是由整字表示,其“蕴积;郁结”义则由声符“夨”单独表示,并且该义与“怨”和“苑”的本义皆无关联,它是声符“夨”从整个字形中分蘖而产生出的意义。《汉语大词典》和《古代汉语字典》没有将“苑”的“积聚;郁积”义作通假处理,而是纳入“苑”字的固有义项,这种处理则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将“怨”和“苑”字的“蕴积;郁结”义视为通假义,通“蕴”,这是滥用通假。如果我们运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来分析多义字中的某个或某些义项产生的缘由和得义的理据,则既不会将某个字的分蘖义视为引申义而曲为之说,也不会将它视为通假义而滥用通假。由此可见,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有助于分辨文字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从而有助于辞书编纂。

(三)有助于掌握多义字纷繁的字义系统

当今语文辞书对多义字义项的排列一般为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这无疑是科学的。然而,过去由于没有“分蘖义”之说,于是往往导致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将某个分蘖义视为引申义,却又找不到该意义的得义理据,即该意义是如何由本义引申出来的,于是在排列引申义的顺序时,对该义项的排列似乎有些随意性;第二,将某个分蘖义视为通假义,于是将该义项置于通假序列(如上文所举“怨”和“苑”字)。

下面以“奄”字为例来分析其字义系统。

1. “奄”的本义是“覆盖”。《说文》:“奄,覆也,大有余也,又欠也。从大从申。申,展也。”^{[1]1408}段玉裁注:“覆乎下者,往往大乎下,故字从大。”^{[8]492}这个意义是由形符“大”和“申”组合而共同表示的。《淮南子·修务训》:“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高诱注:“奄,盖之也。”

2. 覆盖住某物则意味着拥有该物,因此,“奄”由本义“覆盖”引申为“包括;拥有;占领”。《广韵·琰韵》:“奄,取也。”^{[5]96}陆机《辩亡论下》:“吴制荆扬而奄交广。”

3. 被覆盖之处则必然变得昏暗,因此,“奄”由本义“覆盖”又引申为“昏暗;暗昧”。《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八》:“鲁之君臣,犹好为义,下之妥妥,奄然寡闻。”

4. 覆盖某物则意味着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让该物显露出来,因此,“奄”由本义“覆盖”又引申

为“久”。《诗·周颂·臣工》：“奄观铨艾。”郑玄笺：“奄，久。”^{[17]591}

5. 被覆盖之物则意味着该物被掩藏起来，因此，“奄”由本义“覆盖”又引申为“关闭；掩藏”。《晏子春秋·谏上八》：“隐情奄恶，蔽谄其上。”

6. 男人丧失生殖能力是精气闭藏所致，而精气闭藏犹如精气被关闭、掩藏，因此，“奄”由引申义“关闭；掩藏”引申为“丧失了生殖能力的男人”。古代多用“奄”指称在宫中服役、丧失生殖能力的男人，俗称“宦官”，后做“阉”。《集韵·艳韵》：“奄，精气闭藏也。”《周礼·天官·序官》：“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郑玄注：“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

7. “奄”又具有“大”义。然而，这个意义与“奄”的本义“覆盖”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大”。“奄”字从大，因此，“奄”也具有“大”义。《说文》：“奄，大有余也。”《玉篇·大部》：“奄，大也。”^{[11]99}《诗·大雅·皇矣》：“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毛传：“奄，大也。”^{[17]520}

8. “奄”又具有“急遽；忽然”义。然而，这个意义与“奄”的本义“覆盖”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申”。按，“电”“申”古同字，皆写作“申”。甲骨文和金文“申”字皆像闪电之形。例如《说文》：“虹，蜺蜺也。状似虫。从虫，工声。……籀文虹从申。申，电也。”^{[1]1928}段玉裁注：“电者，阴阳激耀也。虹似之，取以会意。”^{[8]673}后世在“申”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雨”，遂孳乳为“电”字。《说文》：“電(电)，阴阳激耀也。从雨，从申。”^{[1]1617}“申”像闪电之形，而闪电迅速，因此，“申”作为文字构件具有“急遽；忽然”之义。“奄”字从申，因此“奄”也具有“急遽；忽然”义。《楚辞·九辩》：“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洪兴祖补注：“奄，忽也，遽也。”^{[14]182}

这里列举了“奄”字的8个义项(并非其全部义项)，看似繁杂，但如果我们运用本文提出的文字分彙生义理论来探析“奄”字的繁杂字义，既可探明“奄”字的每个义项得义的理据，又可以有条不紊地展现“奄”字的字义系统，从而使得语文辞书对其各个义项的排列更具层级性与合理性。这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辞书的质量。由此可见，文字分彙生义理论有助于掌握多义字纷繁的字义系统，从而有助于辞书编纂。

参考文献

- [1] 汤可敬. 说文解字今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2]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刘熙. 释名疏证补[M]. 毕沅, 疏证. 王先谦, 补. 祝敏彻, 孙玉文,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 扬雄. 方言[M]. 郭璞,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9.
- [5]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 [6] 王念孙. 读书杂志: 二[M]. 程羽黑, 赵思木, 龚志伟, 等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570-571.
- [7] 徐灏. 说文解字注笺[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第22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8]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9]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97.
- [10]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52.
- [11] 顾野王. 大广益会玉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2] 朱熹. 诗集传[M]. 赵长征,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3]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567.
- [14] 楚辞章句[M]. 王逸, 注. 洪兴祖, 补注.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15]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M]. 中华书局, 1987.
- [16] 王筠. 说文释例[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3.
- [17] 诗经注疏[M]//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8]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张其昀,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19.

- [19] 尚书注疏[M]//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0] 何金松. 汉字文化解读[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418.
- [2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
- [22]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汉语大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 [23] 张永言,杜仲陵,向熹,等. 简明古汉语字典:修订本[M]. 2版.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24] 张双棣,陈涛. 古代汉语字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The Meaning Diversification of Multi-Component Characters and Dictionary Compilation

XIANG Yi-peng, LI Qian-j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Chengd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401, China)

Abstract: The meaning diversification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one multi-component character represent different meanings respectively, or some certain part exclusively represents a different meaning apart from its combination with other parts. The theory on meaning diversification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research on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he meaning and motivation of words, distinguish the inherent meanings and homophonic meanings, and master the complicated meaning system of polysemous words.

Key words: characters; meaning diversification; type; dictionary

〔责任编辑:何敏敏〕